

Qi Ke Fu Xiao Shuo Ji
契诃夫小说集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小公务员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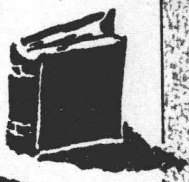
Xiao Gong Wu Yuan De Si

汝龙译



平明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平明版

契诃夫小说集

Q i K e Fu X i a o S h u o J i

汝龙译

小公务员的死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小公务员的死 (契诃夫小说集·二)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90000

版次: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36-X/I·1234

定价:14.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目 次

嫁妆集	1
食客集	127
亮光集	257
妻子集	379



嫁妆集



目 次

嫁 妆	5
伴 侣	12
天 才	20
查 问	25
匿名的故事	29
Mari d' elle	114
在避暑山庄里	121

嫁 妆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什么大的啊，小的啊，新的啊，旧的啊，石头砌的啊，木头造的啊，不过其中有一所房子，我至今还保留着很生动的记忆。说得恰当一点，与其说它是洋房，不如说它是乡下人的小屋——一所很小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矮小而驼背的老太婆，戴着一顶帽子。白灰墙，瓦房顶，旧烟囱，全都淹没在一片青翠的海洋里面。那所小房子夹在现在的房主的祖先们所栽种的槐树、桑树、杨树中间，给遮得看也看不见了。不过那所房子却是城里的房子。它那宽阔的院子跟别的同样苍翠的院子排成一排，成了街道的一面。从来没有一辆马车走过这条街，走过这条街的行人也少有看见。

这所小房子的百叶窗永远是下着的；房里的人不在乎阳光——阳光对他们没用处。窗子也从来不开，因为他们不喜欢新鲜空气。凡是在槐树、桑树、鸟巢当中度过一生的人，对于大自然，是没好感的。只有夏天的游客总觉得上帝具有慧眼，赐给大自然这样的美景。此外的人，始终懵懵懂懂，看不见这种美景的存在。人们从不看重自己素来就有的丰富的东西。“物以稀为贵^①。”更进一步说，我们岂但不珍贵，甚至也不爱惜了。

那小房子立在树木苍翠的人间天堂里，快乐的鸟雀在那些树木上搭起窠来。可是房子里面呢……唉！……夏天，房里是闷得透

^① 原文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我们不珍贵。”——中译者。

不出气；冬天呢，热得跟土耳其的澡堂^①一样，没一点新鲜空气，而且，好寂寞哟！……

我第一回去拜访那所小房子是许多年以前因为办一件事才去的。房主人，一位上校，托我带个信，给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回的访问，我记得很清楚。实在要忘掉，是不可能的。

请闭上眼睛想想看，当你从门道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软弱而矮小的四十岁的妇人呆望着你，现出恐慌和惊奇的样子。你是生人啊，客人啊，“青年”啊，那就足够使得她害怕而惶惑了。虽然你手里并没拿着刀子，斧子，或手枪，虽然你满面春风的微笑，你遇见的却是惊恐。

“请问尊驾贵姓？”那小女人用颤巍巍的声音问。

我通了姓名，说明我的来意。

惊恐和惊愕立刻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翻起眼珠望着天花板。那“啊”的一声仿佛生出回音似的，从大厅到寝室，从寝室到厨房，一直到底下的地窖，一片声的响起这“啊”的声音来。不久，整个房子里响起了各种声音的“啊”。

过了五分钟，我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又大又软的、温暖的长椅上，听着“啊”声走出大门，顺着大街响下去。房间里有除虫粉的气味，羊皮鞋的气味，我身旁的另外一张椅子上摆着一双鞋，用手绢包着。窗台上摆着天竺葵，挂着花洋布的窗帘，窗帘上停着麻木的苍蝇。墙上挂着一位主教的油画像，像框上的玻璃有一个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挂着一排祖宗像片，一律是吉卜西^②型的、柠檬色的脸。桌上放着一个顶针，一个线圈，和一双织好一半的袜子；一件黑罩衫和纸样钉在一块儿，放在地板上。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匆匆的从地板上拾起同样的纸样和裁缝用的画粉。

① 指蒸气浴的浴室。——中译者。

② 发源于印度的高加索种流浪民族。——中译者。

“请您务必原谅我们，我们这儿凌乱得很。”小女人说。

她一面跟我讲话，一面朝那正在收拾纸样的房间偷偷的、发窘的看一眼。房门也好像发窘似的，只开了一两寸，就又关上了。

“什么事？”小女人对那门说。

“Ou est mon cravatte lequel mon père m'avait envoyé de Koursk?①”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门口问。

“Ah, est-ce que, Marie……que② ……真的，这是不行的…… 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peu connu de nous.③ 问露克利雅吧。”

“可是，我们的法国话讲得多流利啊！”我在小女人的眼睛里念出了这样的话，她快活得涨红了脸。

过不久，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女郎，十九岁光景，穿一件长长的花洋布衣服，腰间束一根金黄色的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的扇子。她走进来，行了屈膝礼，涨红了脸。先是她那长鼻子发红——鼻梁上点缀着几颗雀斑——然后一片红晕泛上她的耳朵和额头。

“这是小女玛尼琪卡，”小女人娇滴滴的说。“这是刚来的那位少爷，”等等。

介绍过后，我就说我看见这么多的纸样，未免纳闷。母女俩垂下眼帘。

“每年耶稣升天节④，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我们总要在那市集上买些衣料，于是我们就忙着做活，一直忙到来年的市集。我们从不把衣服拿到外面去做。我丈夫的饷不很大，我们不能让我们过奢华日子。因此我俩只好亲自动手做活了。”

① 法语：我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领带放在哪儿？——中译者。

② 法语：啊，玛丽亚，是吗……吗……——中译者。

③ 法语：现在我们这儿有个我们不大认识的人。——中译者。

④ 注见第二册《出诊集》中《姚尼奇》。——中译者。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啊？这儿不是只有你们两位吗？”

“嗨……倒仿佛我们真打算穿那么多衣服似的！这些不是为了穿的，是做嫁妆用的！”

“嗨，妈，您怎么说这种话？”女儿说，她的脸又红了。“我们的客人许会认为这是真事呢。我不想出嫁。一点儿也不想！”

她说啊说的，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茶呀，饼干呀，牛油啊，果酱啊，全端来了，紧跟着又送来覆盆子和奶酪。到七点钟，我们吃晚饭，一共六道菜，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隔壁房里传来一声又长又响的呵欠。我奇怪的看一看门口：只有男人才会发出那样的呵欠声。

“那是我的小叔子，叶果尔·塞缪尼奇。”小女人看见我惊奇，就解释道。“打去年起，他就住到我们这儿来了。请您原谅他：他不能上这儿来看您。他是个完全不懂交际的人，见着生人就害臊。他打算出家进寺院去。他做过一阵子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份失意伤了他的心。”

饭后小女人拿出叶果尔·塞缪尼奇正在亲手刺绣的、日后预备献给教会的圣衣来给我看。玛尼琪卡一时也丢掉她的羞涩，拿给我看她替他父亲绣着的烟草袋。我看着她活计，装得很惊叹，她脸红了，伏在母亲耳边说了几句话。母亲满面春风，邀我跟她一块儿上堆房去。在那儿，她指给我看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她的嫁妆，”他母亲低声说，“全是我们自己做的。”

看完这些轻易不准外人看的箱子，我向我的殷勤的女主人告辞。她们叫我应许过几天再来看她们。

果然我践了约。在我的初次拜访过了七年以后，我奉命到这小城来，在一个当时正在开审的讼案里做专门的鉴定^①。

① 法律上的术语，例如鉴定诉讼人是否疯癫，鉴定赃物的价钱等。——中译者。

我一走进那所房子，就听见那“啊”声响遍了整个房子。她们马上认出了我……当然啦！我那第一次的拜访在她们生活中是件大事；大事既然少，自然就记得牢了。

我走进客厅：母亲长得胖了，头发已经变白，正在地板上爬着，裁一件蓝色的衣料。女儿坐在沙发上做针线。

屋里仍旧有樟脑味，仍旧有纸样，也仍旧有那玻璃破裂的像框和画像。不过这儿却也有变化。主教画像旁边挂了一张上校的像片，两个女人全穿着丧服。上校是在升到将官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去世的。

回忆开始了……寡妇流泪。

“寒门不幸，”她说，“您知道，我丈夫去世了。现在我们孤孤单单的留在世界上，没人来照料我们，只好自己来照料自己了。叶果尔·塞缪尼奇还活着，可是他呀，我没什么好消息可以奉告。寺院不肯收留他，因为他——喝酒。现在，他心灰意懒，喝得比从前更凶了。我正打算上贵族法院去告状。说来您也不信，他不止一次撬开那些箱子……拿去玛尼琪卡的嫁妆，送给叫化子。他已经拿空了两只箱子！要是他照这么干下去，我的玛尼琪卡就会一点嫁妆也剩不下了。”

“您怎么说这种话，妈？”玛尼琪卡说，难为情了。“我们的客人真会当是……真不知道他会想到哪儿去呢……我是绝不——绝不出嫁。”

玛尼琪卡抬起眼睛来，望着天花板，现出希望和渴望的神情，明明一点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一个矮小而秃顶的男人，穿一身棕色衣服和雨鞋，跟耗子那样溜过门口，不见了。“我想，那人就是叶果尔·塞缪尼奇吧。”我暗想。

我瞧瞧母亲，又瞧瞧女儿。她俩显得老多了，也变多了。母亲的头发渐渐银白，可是女儿更显得苍老憔悴，外人乍看见她们，会

把母亲看作她的姐姐，年纪相差不过五岁。

“我已经决心上法院去，”母亲对我说，忘记她已经对我说过这话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去告状。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叶果尔·塞缪尼奇样样都偷去，散掉，好拯救他的灵魂。我的玛尼琪卡要弄到一点嫁妆也没有了。”

玛尼琪卡又脸红，可是这回她没说什么。

“我们只好重新再裁做。上帝知道我们景况不行。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孤孤单单的啰。”

一年以前，命运重又驱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

走进客厅，我看见那位老太太。她穿一身黑衣服，臂上缠着重纱的 *pleureuses*^① 坐在沙发上做针线。她身旁坐着一个小老头子，穿着棕色衣服，脚上登的不是皮鞋，而是雨鞋。一看见我，他就跳起来，跑出房间。

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太微笑着说：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 monsieur. ②”

“您在做什么活计啊？”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一件罩衫。等我做完，我就要拿到牧师那儿去存起来，要不然叶果尔·塞缪尼奇就会偷去了。现在我把样样东西都存在牧师那儿了。”她低声补充道。

她望着她面前桌子上放着的女儿像片，叹口气，说：

“我们在人世上成了孤魂了。”

女儿上哪儿去了？玛尼琪卡在哪儿呢？我没问。我不敢问那位穿着新的重丧服的老母亲。我坐在房间里，我站起告辞，玛尼琪卡都没来招呼我。我没听见她的语声，也没听见她那细碎而胆怯的脚步声……

① 法语：大臂纱。——中译者。

② 法语：先生，我高兴再看见您。——中译者。

我明白了,我的心沉下去了。

伴 侶

“我早就吩咐过你别收拾我的桌子，”尼古莱·叶甫格拉菲奇说。“每逢你收拾过后，那就什么东西也休想找着了。电报在哪儿啊？你给扔到哪儿去啦？请你找找看，那电报是昨天从喀珊^①打来的。”

使女——一个脸色苍白，身材很瘦的女郎，现出淡漠的神情——在桌子底下的字纸篓里找出几张电报，递给医生，一句话也没说。可是那些电报全是病人打来的，然后，他们到客厅去找，到奥尔嘉·德密特列芙娜的房间去找。

那时已经过午夜了。尼古莱·叶甫格拉菲奇知道他妻子一时还不会回家来，至少要到五点钟才回来。他不信任她，每逢她在外面很久不回来，他就睡不着，烦躁；同时，他看不起他妻子，她的床，她的镜子，她那一盒盒糖果，她那些水仙花和铃兰花——那些花天天有人送来，弄得这所房子弥漫着花店里的病态的香气。逢这样的夜晚，他就变得小器，不痛快，脾气大，现在呢，他认为他非找到他弟弟昨天打来的那封电报不可，其实电报上没什么要紧事，只不过是圣诞节的贺电罢了。

在他妻子房间里桌子上的文具盒底下，他找到一张电报，随便便看了一眼。电报是打给他妻子的，然而是由他岳母转来的；电

① 欧俄的一个城名，现为鞑靼共和国的首都。——中译者。

报上的地名是蒙底·卡罗^①。下款是米切耳……那电文，医生是一个字也看不懂，因为那是外国字，大概是英国字。

“这密切耳是谁？为什么从蒙底·卡罗打电报来？为什么由她母亲转来？”

在七年来的婚姻生活里，他已经习惯了起疑，猜测，抓住线索。他有好几回想到：他这种家庭里的训练已经使他有了做高明的侦探的资格了。他走进书房，开始思索，马上想起一年半以前他跟他妻子一块儿上彼得堡去，跟一个老同学，一个土木工程师，一起吃过一回午饭，当时那位工程师介绍他和他妻子认识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名叫密海尔·伊凡诺维奇，姓一个古怪的短姓——瑞斯。过了两个月，医生在他妻子的像片簿上看见那青年的照片，还用法国话题了一句：“纪念现在，希望将来。”后来他在岳母家里遇见那青年，那时他妻子已经常常不在家，总要到清早四五点钟才回来，老是求他替她办一个出国的护照，他总是不肯照办；于是家庭里起了不断的争吵，弄得他见了佣人也觉得难为情。

六个月以前，他的同事诊断他快要害肺病了，劝他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②去养病。奥尔嘉·德密特列芙娜听到这消息，假装很担心；她开始对她丈夫亲热，一个劲儿对他说克里米亚又冷又沉闷，他还是去尼斯^③的好，她愿意陪他去，在那儿照料他，看护他，服事他。

现在他才明白他妻子为什么特别热心到尼斯去：原来她的米切耳住在蒙底·卡罗啊。

他拿一本英文字典，翻出那些字，猜着字义，渐渐拼凑成下面一句话：“我为我的可爱的宝贝儿干一杯，吻她的小脚一千次，急切

① 欧洲南部的一个著名赌城。——中译者。

② 欧俄南部一个半岛名，著名的疗养地。——中译者。

③ 法国东南部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城名，也是疗养地。——中译者。